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

衍教所由生之義

刑

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薄報反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臣按以刑教中者司徒十二教之一也刑禁暴亂所以約天下之桀驁難制者而協于中也六行以孝友睦婣任恤為序此退友行于睦婣之下而變文言弟者睦親于九族婣親于外親並是善父母之類友專施于兄弟弟兼施于師長以至親任于朋友而憂恤其災危並是善兄弟之類也于不率六行之外又設造言亂民之二刑者先王用意之

周至也王制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辯並是造言充其類則後世之淫詞小說壞心術敗風俗及訛言惑衆倡立教門聚徒講說皆是也王制所謂亂民變易官與物之名改作更造法度執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以亂政並是亂民充其類則後世釋氏之稱空王道士之偽立名號私創庵觀寺院符籙治鬼療病術士妄談禍福之類皆是也此二種之民在鄉黨之中鼓惑衆人觀聽其在于經則不率六行之教俱可謂之

非孝無親而造言亂民直可謂之非法無君此先王立法之意也大司徒布此教典自鄉遂而比鄰以糾察其所治之民其附于此八刑者則歸之士然則教官所掌者以糾察為教至于用刀鋸則在司寇矣

夏官司馬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鄭康成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賈公彥釋曰案下文惟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總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眚之壇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

馮弱以強凌弱犯寡以大侵小則眚之四面削其地猶人瘦眚也賊賢賊虐諫輔害民重賦多徭則伐之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暴內賊賢害民陵外馮弱犯寡則壇讀伐之眚之眚之不奪其位此則內外之惡兼有故出其君置之空墠之地立其次賢野荒田不治善之民散民不附則削之明其君不能有負固倚恃險固不服則侵之侵輕伐重

（以弱其勢）賊殺其親則正之（正殺之也執而治其罪未必即是殺但賊殺其親其罪尤重故鄭注以正爲殺）放（逆也）弑其君則殘之（殘殺也）犯令（違命）陵政（輕正法不循）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內亂（外亂如齊襄公內亂如衛宣公）鳥獸行（悖人倫無以異于禽獸）則滅之（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

賈公彥釋曰按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麤（音粗）觕（倉胡反）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兵精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帀其

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

臣按司馬有九伐之法而賈公彥據左氏公羊之說則自侵至滅其由輕而重由淺而深由粗而精者凡有六等臣思此九法者設之以教邦國其罪附于此九者則施之以其所應得者所謂惟罪致其辟也但王師壓境雖其罪止于侵猶當肉袒面縛歸死于軍前然後原之故原而不服則戰戰而

不服則伐伐而不服則圍圍而不服則入入而不服則滅也盖不服則加于應得之罪一等矣故有自輕而之重無自重而之輕也賊殺放弑内外亂鳥獸行乃應于十惡之條三千莫大之罪雖其輸服無可赦滅司馬執之司寇刑之者也

秋官司寇秋義肅殺斂藏天子象之立官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常行之法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為其元未習于教二曰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用中典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以其化于為惡

臣按此與洪範乂用三德同意新國和順故以輕典治之以柔克柔也亂國強梗故以重典治之以剛克剛也平安之國則用常行之典以正直治之也其威福予奪抑揚進退皆所以為教其大柄在王而司寇佐之此則明刑弼教之大旨此三典雖職在司寇其用之或輕或重皆適于中則孝治天下者以敎愛敎敬之義權之者也

以五刑糾萬民用五刑以糾察善惡其目在下與墨劓等之五刑有別一曰野刑施於六遂上功糾力以農功為上察其不致力者而刑之二曰軍刑施於軍旅上命糾守以用命為上察其不守律者而刑之三曰鄉刑施於六鄉上德糾孝以成德為上察其不致孝者而刑之四曰官刑施於官府上能糾職以賢能為上察其不稱職者而刑之五曰國刑施於王國上愿糾暴暴當作恭以謹愿為上察其不致恭者而刑之

臣按此五刑皆糾其善不糾其惡此制刑之意教萬民以為善不為惡也在司寇者乃糾善不糾惡而在司徒者乃糾惡不糾善糾不率之鄉刑則有

八而以不孝為首惡而糾善之鄉刑則直曰上德糾孝而已此其微權妙用曲成萬物以輔孝治孰謂周禮非致太平之書哉

以圜土獄城聚教罷民聚罷民其中困苦而教之為善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所能役使之以明刑恥之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墨幪赭衣雜屨弗使冠飾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下罪一年不齒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三年其不能改不能伏思已過而出逃亡圜土者殺

賈公彦釋曰害人謂邪惡已有過失麗于法者案司救（敎官之屬）職云凡民之有衺悪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下文者是也（下文以嘉石平罷民）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以嘉石不入圜土也司救職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此謂抽拔兵器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圜土晝日亦役諸司空夜入圜土者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

者為重已麗于法也

以嘉石文石樹之外朝門左平平成也成之使善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仍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

司圜司寇之屬凡圜土之刑人也但加以明刑不虧體不用五刑以傷其體其罰人也但罰以勞役不虧財不用五罰以傷其財

臣按獄城圜者東方主規規主仁恩凡斷獄以仁恩求出之也圜土所聚之罷民是害人者故疏以為抽刀拔劍誤以傷人所罷之法即恥以明刑施之職事是也石有文乃稱嘉欲使罷民思其文理知己之所為若語言無忌侮慢長老有悖于文理為州里之害因而改悔自脩其役于司空即脱其桎梏其舍之而入鄉即得齒于鄉里先王之止畜人之邪惡于其未甚之時所以困苦挫辱之令其

省愆思咎能改即止故訓平為成以為如是適所以成就之爾圜土之罷民于五刑為近以其本無故心而又不得正于五罰故保其身體髪膚使得盡其全歸之孝故既著此恥明刑施職事之文于大司寇之下而又申其觧于司圜之職盖此抽刀拔劍誤傷害人之民賦性狠戾其流至于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不保其首領無幾也至于嘉石之罷民非惟未麗于五刑抑且未麗于圜

土之法何以不從鞭扑金贖而必坐之役之者語言無忌侮慢長老罪雖輕亦不孝不弟之充類也必坐役之使改悔所以絶惡逆之源也

春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水名隱公四年

臣按州吁之弑衛桓公而自立慝于大司馬九伐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者也天王既已失刑而國人莫思討賊其見執于陳則石碏以計致之也事詳左傳左傳書其實以表石碏之純

忠又因以權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兩難所處則有大義滅親所謂變事知權也而春秋則深没其文稱國稱人稱地以見亂臣賊子在宫在官殺之無赦不必士師天地之間無所逃死不必本國故逆惡之人稱人以殺皆為討賊之詞此入經以來莫大之凡例也故曰春秋聖人之刑書

桓公

七年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弑立而穀鄧二君遠來朝之故賤而書名

胡安國傳曰四時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令此獨于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

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于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夏四月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能復用刑也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卹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

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能復脩其職也然則見諸行事不已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臣按恭行天罰者天子之刑為天子之宰宜統六師者也肅將王誅者方伯連帥之刑毅鄭二君宜以其師從者也天子不能奉若天道以正邦國而望之方伯連帥方伯連帥又不舉其職而以討賊之義望之人人斯不得已也不然而來聘来朝奚

賤而名之削四年七年之秋冬為其不能則天之明也名宰糾穀鄧二君為其比于無上無親也故

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春王正月肆大眚莊公二十有二年

杜預曰赦有罪也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胡寧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

臣按經文五刑一章與孝行一章相次盖驕亂奈

爭之事刑辟所必及其義相因而起夫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肆大眚為譏失刑無疑也

晉侯厲公州蒲執曹伯成公負芻歸于京師成公十有五年

胡安國傳曰稱矦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名盧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矦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

故獨書其爵

臣按曹伯之罪亦應于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者也執有罪而歸于京師能脩方伯連帥之職矣

曹伯歸自京師十有六年

胡安國傳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嘗賞悪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臣按曹人請而晉侯釋之也而書歸自京師則是專責王室以失刑也故夫子又著其義于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蓋刑賞之柄失于上而逆節之行肆于下必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孝治天下其可忽諸

左傳鄭伯〔寤生〕使卒〔百人為卒〕出豭行〔二十五人為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臣下不能懷德畏威是以及邪僻之行〕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邪不能治而假詛祝將何益于國家之事　隱公十一年〕

臣按鄭伯將伐許公孫閼〔子都〕與頴考叔爭車〔爭所賦之〕車頴考叔挾輈〔車轅〕以走〔授車之時未有馬故挾車轅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九達謂之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魯隱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附也三國附于許城之〕

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登許國之城子都自下射之顛顛墜而死射潁考叔者子都也經曰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子都之謂矣明正其罪而加之以刑易耳不施之以刀鋸而施之以詛祝疑若别有隱情焉此左氏所以正之于君子曰鄭

失刑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北牡相誘曰風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晉臣奸音干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軍令司馬殺之以

徇于諸侯使茅茷扶廢反晉臣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棄其職而先歸士會隨武子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整行列也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愷愷軍樂曰愷師出有功則愷歌入國以獻于社以入于晉獻俘獻楚俘于廟授馘數所截耳馘飲至大賞徵會徵召後會討貳討諸侯二心者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先是顛頡燕僖負羈氏文公殺之以徇于師并此祁瞞舟之僑為三罪也

僖公二十八年

臣按戰陳無勇蒞官不敬謂之不孝以其不免于

虧體辱身也不殺三罪則恃功跋扈離局失守士皆不用命矣晉文用刑之當所以取威定伯至于魏絳戮揚干之僕（雞澤之會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而悼公（名周）以為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盖覇者之家法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来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

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合此法則為吉德違此法則為凶德也德以處事德之吉凶所以處制事之是非事以度功事之是非所以度量功之成否功以食民音嗣功之成否所以食養民之厚薄作誓命誓要信也曰毀則壞法為賊毀則壞法掩賊為藏匿也竊賄為盜財也盜器為姦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法則故為大凶德有常無赦有常刑在九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不忘行父還音旋周旋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

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域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文公十八年）

臣按經文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在于凶德與此文惟異昏字度字而意義相同蓋夫子亦有取于史克之對也

晉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亦故楚人）爭鄐田久而無成（久訟未決）

士景伯晉理官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名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受賄曲斷邢侯怒殺叔魚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行罪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叔魚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謂之昏亂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逸書曰昏墨賊殺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于親昭公十有四年

臣按比昏墨于殺人者死之罪此聖人立教之深意亦峻嚴其法以折絶其入刑之路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安用掠美乎經曰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安用貪欲乎若乃在醜而争則兵刃加于人還加于身也安可專殺乎三罪惟均知愛其身體髪膚者不敢不慎矣

程頤曰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

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可偏廢哉

臣按禮以折刑刑以弼教舉其綱則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舉其目則禮之威儀三千刑之條例三千也道民者齊之以禮有悖禮者亦必加之以刑此相及之勢也如使脩刑罰而不明教化則無以折絶其入刑之路而司寇之刀鋸日敝矣司寇之鄉刑曰尚德糾孝孰謂刑之中無教化存焉

胡居仁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梗未化只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臣按不得已而用則在所必用故有矜恤戒慎之心而無姑息縱縱之事也尚書惟刑之恤哉司馬遷五帝本紀作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葢兵刑者聖人法天之陰陰主靜謐又極剛方人知必無可以幸免故犯之少故經曰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則者言

法所不宥曰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言爭亂之事可以亡身使親常憂奉養雖優不可為孝如嚴延年漢酷吏之母知其子之必被刑不肯入其官舍而歸不待既麗于法而云貽父母羞辱也故刑罰不濫則小人懼而思義矣

以上刑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一

天子之孝

愛親

臣謹按天有四時而統于一元人有四德而具于一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獨得其全焉者也既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自有惻怛慈愛之意而父母其身之所以生者也于其生生之本故愛悉

呈馬西銘狀仁之體極備其言君臣民物以至于惸獨鰥寡殘疾無告莫非吾性吾體之分內事而皆自父母推之若者為同胞若者為吾與若者為宗子家相若者為長幼兄弟極仁之全體大用不過成其為孝子之身而止而人欲求盡乎孝子之分量苟不至于足以仁天下則亦不得為仁人即不得為孝子可知也自夫人或挾可致之具無得為之時則詘于力之所無如何然欲立欲達之心

固在而特施之濟之之未果也若夫聖人既有其德矣而又乘其位而遇其時其身固為萬物之父母而吾親尤萬物之大父母也其身則誠宗子也其臣則誠家相也其民物誠胞與也其賢聖誠兄弟之合德而秀者其孤窮殘疾誠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其老幼誠即吾老幼也藉使有一事之未當一夫之不獲即非所稱踐形惟肖而有愧于繼志述事者也故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夫不驗

其愛于親而驗其愛于人愛人者愛親之實也且夫惡于人則不獨惡人而已岌岌乎人惡之將及焉以累吾親也故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可畏之甚也夫不敢惡于人斯為能愛人愛人斯為能愛親天子之孝固與其下者不同也臣竊觀古之聖王惟以孝為先務或以不得乎親為憂或自傷先人之功不成為憾或以世德積累墜越之為懼凡所以視無形而聽無聲者皆吾親耳矣而出而

觀其治其遇兄弟宗族子姓有恩其待臣下有禮其恵百姓者至厚其休養萬物者至纎悉其為教則優柔而不迫其法律則簡約而可守其取民有節而徵發有度不幸而有水旱之不時亦有蓄積備禦而可發久之民服于其化而安于其俗和氣洋溢休問旁流作為詩歌薦之宗廟歸功德之成于先王而享有丕基永永無極可不謂榮焉蓋聖王之以其所愛達之無不愛而無不愛以成其所

愛者固如此也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以保四海如此而始為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于帝王愛親之量無所虧闕也漢唐末季之君親睦之誼衰而恩禮之道薄其于百姓也無恵鮮懐保之徳意重賦繁刑使萬物咸不得其所加之天災流行而不知恤則皆不能以其所愛達之于其所不愛而以其所不愛累其所愛以至此也臣故釋愛親之條廣為之行不敢惡

於人之義凡由此一念所推而及者皆必詳焉以為是乃天子之愛親云爾盖經意也衍愛親之條十有二曰早諭教曰均慈愛曰敦友恭曰親九族曰體臣工曰重守令曰愛百姓曰課農桑曰薄稅歛曰備凶荒曰省刑罰曰恤征戍其有與是為類而于國家為切務者則亦間各附于其條之下云

書堯典克諧和也以孝烝烝進也乂不格姦

孔安國傳曰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

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臣按禮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故孝至于克諧而愛斯極矣更能使烝烝然以孝自治而諧斯極矣孟子推舜之心以為惟順乎父母然後可以解憂而必底豫乃可以言順盖底豫則和之極也夫推一家之和而達之天下無不和舜之格有苗格以此也儀鳳鳥儀以此也祿位名壽可致之祥無不畢至至以此也夫聖王脩禮以達義體信

以達順必自父母之順始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名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臣按夫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合之此篇而益知文之無憂也人倫之變莫如舜父子之盛莫如文舜有憂而文無憂今觀世子之篇所載旦夕起居而巳視膳而已疾痛疴癢抑搔而已而一室間太和極盛之象蓋二南之化基此矣千古孝行至文而甚庸至文而甚順無憂者父子之道固如是所謂性也父子間豈有憂患乎舜之憂至于底豫則憂亦

解矣將訢訢然樂而忘天下也而後世人倫廢壞
父子天性往往啓讒搆之端為猜嫌之府如肅宗
受制于輔國光宗見迫于李后兩宮淵絕起居不
聞雖羣臣痛哭引裾而不一省也（唐肅宗宋光宗事蹟後）甚
哉乎天性之愛至斯極乎尚忍言哉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臣按武王為有周一代受命之主夫子稱其達孝

而其事親之細行復誠篤無間如此愛結于心不自已也今按周書所載如泰誓武成諸篇一則曰文考再則曰文考真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與此篇所載意相類也且云䢖而行之不敢有加亦正得武王之意若曰非余有加也朕文考行之矣善則歸親之義也

漢孝文帝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臣按此具史記袁盎傳盎稱帝有高世之行此其首也臣以為文帝三代以後不世出之賢主即位二十三年海內富庶興于禮義真有德教加百姓刑四海之實效以故史稱其仁而此則其施仁之本也盎嘗從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乃止欲作露臺名匠計之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則誠跬步而弗敢忘孝者矣

其致治之盛也宜哉

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崩帝性孝愛追慕無已

臣按帝初即位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又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氷而無舟楫率是心也可以負荷聖業式隆堂構矣十八年之間祀明堂臨辟雍養三老耕耤田何莫非其愛親之心所積乎史臣稱其危心恭德增光文考信矣光烈之崩追慕無已後謁陵甘露

降于陵樹葢誠孝所感云

章帝母賈貴人明帝爲太子以選入宮生帝而明德馬后無子明帝令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𢚩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王

蒼及瑯琊王京書二王陰太后子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于南宫因閱親舊時衣物聞于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服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不復送

臣按史稱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其賜東平王等詔悁悁乎栝棬之餘悲斯所謂親親故尊祖也後漢之盛明章並稱皆于孝德無愧焉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猶素冠疏食哀毁如居喪者將謁崇陽陵詔曰漢文不使盡哀亦帝王自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

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

臣按以日易月之制始于漢文後世人君踵而行之二千有餘年相沿而不能改雖有仁孝之主創鉅痛深激發于中心慨然欲變其制如晉武帝者而在廷諸臣咸謂古者天子未有行三年喪之説揆厥所由畧有數端一謂三年不言委政冡宰設主少國疑付託非人為可憂一謂若衰麻聽政則

吉凶事雜禮難並舉一謂喪三年不祭則春秋烝甞禮難廢闕一謂君不除服於上臣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且於臣民嫁娶嘉禮若久為禁塞亦多所未便此後世之所以扞格而難行雖羊祜杜預持復行古禮之說而卒未能易歷代以来相沿之制也

明帝性至孝太寧元年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康帝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成帝山陵已逾時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詔曰禮之隆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丨可矣

簡文帝為瑯琊王年七歲鄭夫人薨帝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

魏太武皇帝元明皇帝長子帝生不逮事容太后及有

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元明聞而喜及元明不豫衣不解帶

魏孝文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獻文皇帝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帝曰代親之感内切于心獻文甚嘆異之

臣按魏孝文在位二十九年親政以後美不勝書禮樂文章爛然可述釐革舊俗恢弘遺緒真孝治之大者禪位時止五歲代親之感根于至性故其

居天位若弗勝終成大業享令名為前人光也居祖母文明太后喪能致其哀不廢喪紀然律以春秋書文姜哀姜之義君子不能無致憾焉故畧而弗書

梁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為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毁骨立坐宅奉諱氣絶

久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臣按有天下者以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為孝之大武帝在孩幼之年微賤之日已能思慕所生盡哀致毀因心之愛未嘗不篤即位以後又自製孝經義及孝經講疏亦不可謂不知本者矣然觀其所為崇信佛氏至捨身同泰以麵為宗廟犧牲而祖宗不血食且築淮堰以殘生靈納叛臣以召內寇

卒乃身被幽囚國家傾覆所謂饗之保之者安在

歟

隋高祖初仕周為大將軍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

左右世稱純孝

臣按高祖雅性沉猜史譏其無寛仁之度有刻薄

之實而其至性篤于所生如此然卒不能推而擴

之者以不悦學故也後以生日令海内為武元帝

元明后斷屠孟子曰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

百姓者獨何與此之謂也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物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臣按高祖所行未能事事盡美而史紀其居喪哀戚如是猶知加厚于根本之地所以能戡亂除殘創有唐三百年之基業也

貞觀三年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尹起莘曰上皇授位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宫綱目以自徙為文不然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安宫矣豈不深可惜哉

七年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

尹起莘曰人主一日萬幾若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娱侍之樂誠未易然者至于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于

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于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杞其行後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事而知太宗之簡于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者此也

臣按史稱太宗丁穆皇后憂高祖后竇氏毁瘠哀慟杖而能起即位後過慶善宮覽觀哽欷顧侍臣曰朕生于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他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寤潸然不自止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為后㶁焉又貞觀四年六月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如家人之禮尋有瘳百寮稱慶詔曰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頼之朕虔奉大安愛敬崇極日

嚴之養祗慄斯在近日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有懷不遑寧處博求醫術備盡蠲療祈告明靈具極懇篤上天降福遂蒙昭佑應手康愈萬福咸宜慶幸之隆實兼家國思須愷樂洽于卿士然而尚齒興教德教所先饗餼是加義超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老人八十以上並孝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饗宴庶使萬國之内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

殿帝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與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常禮高祖亦喜形于色史所稱乃爾帝亦非薄于事親者矣而綱目書法如此之嚴蓋盡歡于菽水與以四海之富為養不過所遇之不同而愛親之心則一故經言五孝而于庶人章結之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末之有也若以天子之富而奉養之禮有一之未盡則是貴為天子而患不及也太宗賢主貞觀之治幾致刑措獨于此未能無憾朱子大書之固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例也

上將幸九成宮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

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

上深納之

臣按禮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凡以上慰親心而自慎其出入起居之節也況人君一出為四海所瞻又不獨于朝夕視膳有曠且山川之悠遠寒暑之非時皆親之所甚念而頃刻不能釋者故養志在于謹身謹身之大在慎其出入起居之節夫君子豈可跬步而忘孝

哉周之言可謂剴切而不傷于激矣宜乎帝深嘉之也

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日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臣按三代之時下之歸美其上者無不以致壽于

其君為祝卷阿天保七月諸詩可見矣而生民之篇復追其載震載夙無菑無害者溢為歌詠以相稱歎則于生日張樂宴賀誌長發之祥為宗社生靈慶亦臣子不能已之至情然而仁人孝子之心則愈益悲而無如何矣夫思罔極之恩于三年思三年之愛于一日斯何日也而賀乎必也父母春秋高康彊無恙于斯日也率羣臣伏謁奉觴示以天下樂之之義其可也不然則雖以萬乘之尊四

海之富與負米之恨何以異哉觀太宗之言可為
沉痛而開元間輒以生日宴百官花蕚樓下以每
歲是日為千秋節又移社以就之何其相去之遠
哉
肅宗在東宮數為李林甫所搆勢危甚既即位怨之欲
掘冢焚骨李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帝不悅
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不念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
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内

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

臣按李泌感悟其君以愛親者至矣可謂有賴封

人之錫類也林甫固可罪而親心不可傷肅宗如能勞而不怨固當不待泌言而感泣矣上皇避位而不欲東尤可見天下無不慈之父而他日西内之遷益不能不為肅宗致憾也

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内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唐制九嬪中有昭媛脩媛充媛如仙必媛之名及梨園子弟

往娱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有

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輔國將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還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好在存問之辭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侍衛兵纔羸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

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蓮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宫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上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然畏其握兵竟不能决

尹起莘曰上皇之還肅宗始雖不從輔國所請然未

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

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

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于西内則肅宗當置何地

哉遷者强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

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于輔國乎何誅

二年上朝上皇于西内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至是始往

朝

臣按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上皇近在西内不能朝夕起居感山人李唐之言僅一往省父子之恩抑何薄也先儒嘗議其不孝以為不待此日而後見當靈武之役急于為君不俟父命遽即大位比于衛蒯聵輒之爭立盖此時已不復知有親矣

臣則謂禄山入關明皇奔蜀中原幾于無主自非
勉從衆請顯正位號無以繫天下之心作將士之
氣于是驅策英能光復舊物奠九廟于磐石迓上
皇于舊都不循退讓之小節而就安天下之大功
揆諸達節未為不可使迎復之後一日三朝恪恭
匪懈萬世豈有非之者哉惟其受制于悍妻家奴
遂致不得自行其意省覲疎濶子道有虧使人因
此而疑其心并苛責其靈武之事凡皆自有以取

之也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

臣按開創之主英武豁達大約皆質任自然至于家庭之間孝友之道尤以率其真摯不事矯飾為貴此史臣所為以此美太祖也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新院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

臣按人子思念其親至無窮極禮言父沒則不忍

讀父之書策為其手澤存焉爾母沒則不忍飲母之杯圈為其口澤存焉爾於父母所常用之物且然況肖其容貌乎真宗居至尊之位篤孺慕之誠覩御容而深慟一時左右皆飲泣信乎天性之良感人者速所謂加百姓型四海洵無逾於孝德也

仁宗天性仁孝寬裕喜愠不形于色

章獻明肅劉皇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為宸妃李氏所出終太后之

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為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諸嘗為太后謫者皆内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無輙言

臣按仁宗宋之賢主其奉事嫡母盖始終不失其愛者他日左右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而待劉氏卒加厚尤明于大義也

英宗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臣按英宗之于追崇濮安懿王典禮似亦稍貳于正統然其執心固讓若將終身亦可謂孝于本生也

英宗初即位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韓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

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臣按父子之道天性也孝慈有各足之分而無相待之理即父母有不慈而孝子之心終無不慈之父母也故大舜五十而慕臣又按英宗育宫中方四歲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英宗又素以孝德著聞者一旦即位而兩宫遂成隙以內

侍任守忠等讒間之故也小人之難養如是哉

神宗天性孝友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神
宗初即位尊慈聖光獻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宮曰慶壽
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翫每先
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間親
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
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臣按后之慈與神宗之孝是難能也后之所以教

誠神宗者皆君天下之大道尤為不可及也語詳

敬親條

高宗事昭聖慈獻太后孟皇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連夕

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帝母韋賢妃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毅等還帝又語之曰太

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末也雖有誓約徒為虚文命何鑄曺勛報謝召至内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金國再三懇請金主始允帝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帝侍太后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

臣按高宗愛其母矣雖然此孝之小者當日北望庭闈無淚可揮者豈止一韋太后已哉

孝宗本紀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宗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臣按孝宗之孝史臣言之備矣若其鋭意圖治欲

慨張祖緒尤其孝之大者固不獨宮庭色養之足

稱已也

光宗紹熙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

宮

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

尚書羅點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

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

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

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臣按光宗紹熙元年正月朝壽皇於重華宮明年為近習所間至是始朝父子之間留連歡洽都人始以為憂此遂大悅亦可以徵天性之愛人心所同矣謝深甫之言曰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猶陛下之愛嘉王光宗聞之未嘗不感悟也其如說而不繹何哉

寧宗慶元五年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

臣按綱目書曰始則在位已六年矣惟此一朝至明年八月太上皇崩一年之中不復繼此更朝也一月四朝之家法未遠如之何弗率乃祖攸行也

遼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病間復還軍中

遼太宗會同五年六月在南京聞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

臣按開國之初經營外事日不暇給而一聞母后

不豫必馳還入侍固知創業垂統未有不篤于所生者也

元世祖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莊聖太后怯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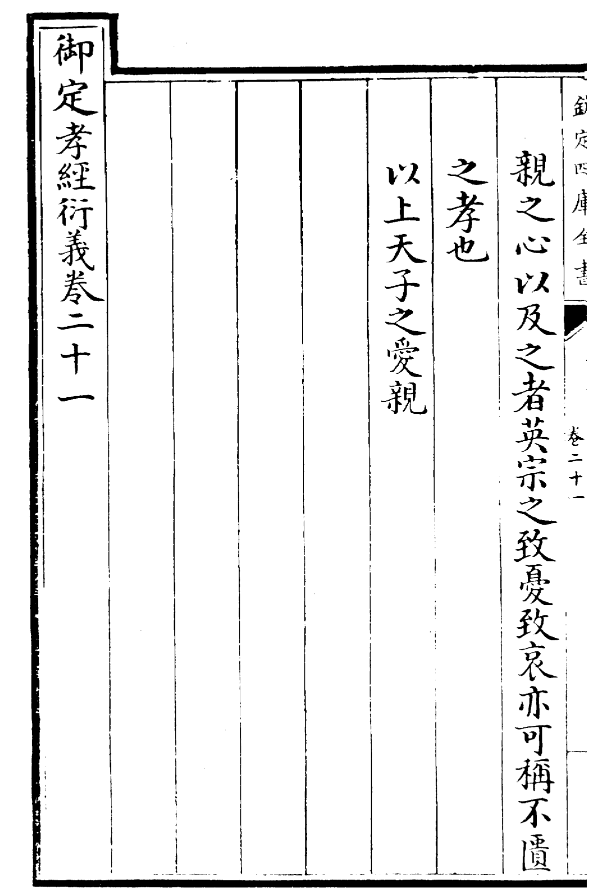
至元八年奉御九住舊以梳櫛奉太祖奉所落鬚髮束上詔櫝之藏于太廟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常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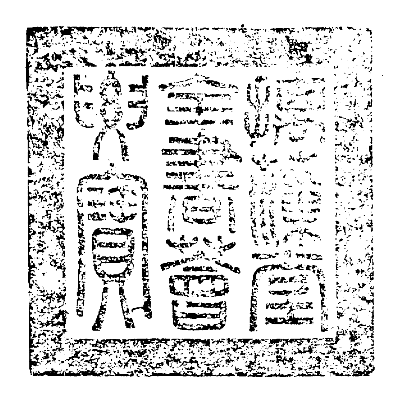
英宗初即位恭謝太廟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動

臣按仁宗元之賢主其通達儒術乃其致治之本夫能知三綱五常之重其于二親也豈有恝焉即位以來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盖皆推愛



親之心以及之者英宗之致憂致哀亦可稱不匱之孝也

以上天子之愛親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八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

天子之孝

早諭教

臣按既醉之詩云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斯為源源源不竭也文王有聲之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君也哉言能燕安輔翼其子是乃宜為君者也故記曰此數世

之仁也未有篤於天性而可踈於訓儲者茍副德之不光即於君子之孝有闕而愧於烝哉者矣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葢言教諭之宜早也述早諭教

易震卦名文王所繫之卦辭亨

臣按說卦傳言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為雷為龍為玄黄帝者天之主宰即乾父坤母是也萬物之出入帝為之主宰東方物

之始生於時爲春所謂元而亨此元良之義所由起也故太子謂之東宮天用莫如龍龍者乾象震之一陽乃乾體爲雷爲龍有乗六御天雲行雨施之義乾坤之交兼有天地之色孔疏以爲雜而成蒼也故東宮曰青宮又大象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修省者所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雖聖性得之猶加聖心焉此教諭之宜早也序卦以震繼鼎太子主器傳重所以正位凝命者也故隆山李氏

曰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為質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為祭祀之主作易者以乾為人君之象以震為太子之象庶幾可見云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扵伯禽周公子魯公也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臣按武王崩成王幼則當武王時固有不及於教世子者及成王即位則已正乎為君矣正乎為君則已不及乎為人子為人臣然世固未有不能乎為子為臣而能為君父者也而又不可正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則寄臣子之法於伯禽公之用意苦而慮深遠矣厥後成王果能敬修厥德令問日隆今觀之詩一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再則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之為君也成王之為

世子而已矣太甲惟不能乎為子故君道多闕尹之不為公之抗法也同異姓之别也然其言曰容邇先王其訓毋俾世迷仍教之為世子而已夫為人君者猶不可不抗之以世子之法而顧曠之於為世子之日抑獨何哉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孔頴達正義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内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修内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云所以修外也

臣按教之以禮則嚴威莊敬而無惰慢邪僻之容教之以樂則柔順從容而無勉強迫促之累然禮非他即父子君臣長幼之秩然而序者是也樂非他即父子君臣長幼之藹然而和者是也孟子言禮之實曰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曰樂斯二者而此

蕭下文亦云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又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則信乎禮樂皆所以明倫而人倫尤莫先於孝為世子者為孝子而已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

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臣
按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公孤皆冠冢宰六卿之上又官不常設或用六卿兼領蓋其任至重而教世子之官有師保傅太少者賈誼云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又班彪云成王為孺子時

出則周公名公入則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然則世子師保傅之官即周之公孤特其官既不必備而世子前後出入不應闕人蓋當立制之初人才甚盛自不患無人而特慮乎後之或濫居其位者故必嚴其選毋取乎為具臣而已也秦時有太子師傅漢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自是東宮官自有師保傅而其後則位次亦與天子之公孤相埒或層累陞加或兼官遥領葢第以為優

禮大臣之官而甚則以寵外吏及武臣於先王教養世子與不必備官之意無復有毫髮之相及者矣陳櫟解此經以為此師保之職即周禮師氏教國子以德行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者鄭氏於師保氏亦即引世子篇為證特其官為中下大夫屬於地官為不可解然考書叙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聖賢下兼此官則二公即兼二氏之職而後或者沿為制常以公而兼領之歟大抵先王之輔

翼太子與其自治同以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與詔王嫩諫王惡者即為教太子之官葢甚慎乎世子之有君道也四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此與師保並云設大較師保亦得兼此四官記不言教世子者明與君同也王者自謹其前後左右必慮乎世子之前後左右

而後世勤於為治之君或未以儲嗣為慮者亦為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

春秋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六年

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胡安國傳曰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眞德秀曰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以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臣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書子同生以桓公能舉行古者國君生世子之禮故嘉而書之也葢

雖未正其為世子之名而已舉之以世子之禮又不獨定國本而繫人心且可教之以豫攷之禮異為世子室擇諸母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即此意也夫位不素定與既定而不早建此楚共王之埋璧太室之庭而五子卒無適立卜之于神無當辟拜者事見左傳昭十三年以貽數世禍者也

國語楚語楚莊王使士亹楚大夫傅太子箴之林切問於申叔時楚大夫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獎也善而抑惡焉

以戒勸其心教之世（先王世系）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使訪物官教之語（治國之善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敎之故志（記前世成敗之書）使知興廢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文詞風諸事物）以行（動也）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

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明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

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臣按叔時大指謂輔翼太子以成其德而進德之資莫切於講學所為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詩禮樂教之令教之語教之故志訓典皆是也葢熟之復之於聖賢之書參之于善敗之跡其為忠信禮義仁孝之助者不少矣然修德進業固在於太子而朝夕納誨尤必慎簡其人其人必自範於先王之教而後明先王之教以教之庶乎肅而不玩巽

而易入也世子之篇云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者是也審則審之於倫物喻則喻之於道義豈僅詩書六藝之文而已哉抑臣又按孝為德之本叔時云明恭儉以道之孝又云孝順以納之胥臣語晉文公亦言文王在母不憂事王不怒則文王之能為世子文王之止于孝也教世子者必先之以孝而成之以學故曰若川然有原以卬音仰浦而後大

漢文帝六年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

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書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臣按輔翊儲皇之法莫著於文王世子之篇春秋

列國猶有循行之者特其所與居處之人如所謂朝嬰夕側未必聖賢之徒耳三代以後首發此論者賈誼一人而已文帝既善其言而不聞有選建宮僚之舉豈以一峭直深刻之家令（鼂錯）遂足以兼師保諫救之職也

武帝為太子（名據諡戾）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賔客多以異端進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臣按司馬光之言備矣史稱太子仁恕温謹武帝雖嫌其材能不類己然以其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蓋有可教之資而不豫教之以陷於大過（巫蠱之禍）太子殺使者江充人不可以無學況主器之重哉終漢之

世輔翼太子之具皆闕焉以元帝之好儒而宣帝頋以俗儒不達時宜不為之選賢師傅以正道道之卒以優柔不斷坐啓禍萌惜哉

吳主孫權黃龍元年九月上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南陽劉廙常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令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臣按教世子不可不慎也開博望之苑而異端之

陳崇潘陸之華而狎客之進若刑名家言似足枝柱補綻而其酷烈之禍豈減異端狎客哉漢文帝好黄老嘉鼂錯術數之說使為太子家令太史遷謂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者固然故文帝不用賈生傅太子而用錯然景帝之猜忍刻急誅滅功臣廢殺愛子葢可覩矣漢末綱紀廢壊崔寔為政論以刑罰為治亂之藥石斯亦激而云爾揆之於道亦未可為大醇也夫欲世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則舍先王之教與孔孟之書奚由哉
唐貞觀中太子承乾數戲禮度侈縱日甚右庶子孔頴達每犯顔進諫承乾令撰孝經義疏頴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
臣按晉江統上書太子陳五事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　臣謂世子誠盡事親之道則不獨視膳就養之節而已必將熟復于不敢

惡人不敢慢人之義而無有侈縱敗禮之失矣頴

達撰孝經義疏因文規諫可謂知教之本而有天

下者欲輔養世子誠不可不於是經加之意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

德道人者也若師禮畀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

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

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

恐再拜

臣按古者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若三師道高德劭以師事之則更不可以友比也夫三王四代惟其師師嚴然後道尊天子猶有當其為師則弗臣之禮而況世子乎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散騎常侍劉洎上書畧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長乎婦人

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神機不測天縱生知
而開物成務終由外奬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
振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
適宴安將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参侍從不敢曲陳故事
切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歴試多才
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尚且雖休勿
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當年乙夜觀書
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

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王華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已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職聽朝之隟引見群官降以溫言訪以今古故得朝廷闇里是非好惡凡有巨細必闗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太子久趍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

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叡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賔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蒼生之福也

臣按劉洎知教諭之當早而其所稱説者蓋文章藝能之事非古帝王世子入學齒冑之法也其言觀成敗訪得失似亦知所以致用矣而未知夫以

德行為之本也若夫德行則文王之為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以孝教孝有非師保之詔告所得而盡者則在乎以身為之則矣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畧曰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隣于倒置乎自我太宗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宴遊飲食日在其中上失無不言

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焉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即此其驗也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王遊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

臣按宮僚之設與太子遊習燕宴遊飲食必俱而有得有失無不可言者故其人必極一時之選焉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可見貞觀之盛其隆重宮寮者如此

宋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封皇子頊為潁王（後立為太子即位為神宗）以王陶等為翊善記室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不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

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日踈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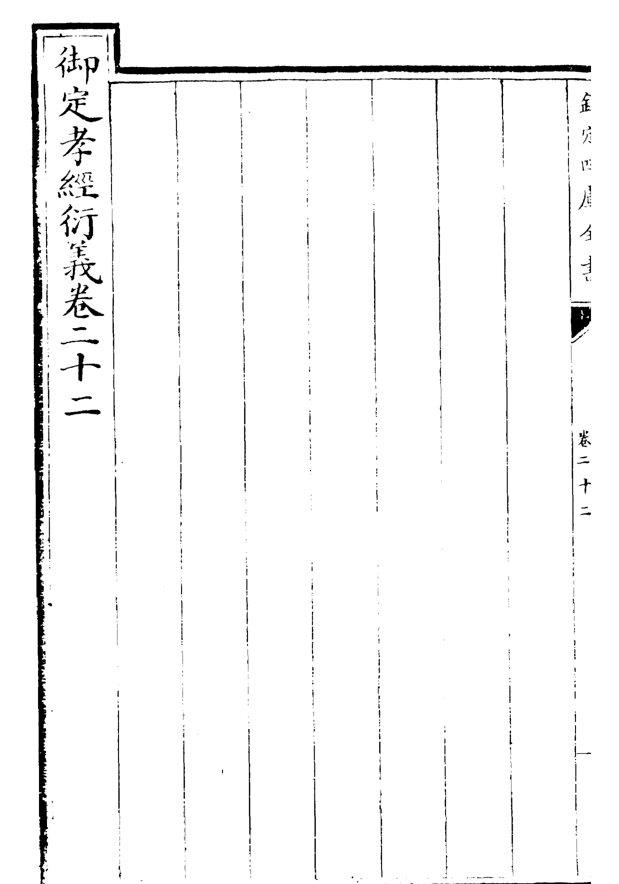
臣按賈誼曰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甚哉爭左右之可畏也古者世子有胎教甫生而即異為之室擇諸母之溫良恭敬慎者與居及孩提有識則前後左右即三公三少與天下之孝弟

博聞有道術者而不得有一邪人參其間也葢古之於世子自其接以太牢以至既冠成人其在深宫保姆之手無幾而其接賢士大夫之時無數所為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固不得不如此也後世官屬雖設而寖為文具進見動踰旬日講讀不過寸晷求齊言於衆楚暴容光於積寒雖碩儒端士如此侍御僕從者何哉夫侍御僕從既不能如古者之一一盡擇其皆良則邪佞讒巧必不能

保其無有而亦別無絶之之方誠慎簡伴讀之官申明糾舉之制日侍於居處燕遊之地而反覆開導於道德禮義之途則邪佞讒巧者自無所容焉雖或有一伏於其間亦失其所以蠱惑之階而不足以累乎毓德青宮之盛矣善哉乎朱熹之言曰近世帝王教子之法益疎畧也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

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昵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趍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授受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豈不危哉

以上早諭教



御定孝經衍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